



歌神

未来出版社

歌 神

本社编

宋 来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10 字数 177,000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00

统一书号: 10303·40 定价: 1.65 元

编者的话

为了繁荣和发展儿童文学创作，培养儿童文学作者，不断壮大作者队伍，我们于一九八三年仲夏，在西安举办了西北地区儿童文学讲习班。邀请了全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给学员们讲课，介绍他们的创作经验和研究成果。大家交流思想，畅谈体会，切磋技艺，勤奋创作。我们选编的这本小说集就是讲习班学员的创作结晶。

翻开这本书，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生动活泼的少年儿童形象，丰富多彩的生活，象五彩缤纷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些作品题材新颖，内容广泛，使我们看到了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看到了祖国的花朵在茁壮地成长。作品将我们带到了祖国的城镇乡村，田野牧场，学校课堂，我们仿佛同书中人物一起生活、学习、劳动、嬉戏。更可喜的是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一批崭露头角很有潜力的青年作者。

当然，这本集子还比较稚嫩。我们希望在各方面的关注下，将这样的小说集继续编下去，编得更

好些。在这块园地里，我们仍需辛勤地耕耘，为培养一支生气勃勃的作者队伍，为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精美的精神食粮而努力。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目 录

撵走的和撵不走的·····	鱼在洋 (1)
歌 神·····	冉 红 (14)
她从遥远的矿区来·····	王宝君 (21)
Friendship——友 谊·····	王宝君 (32)
毛毛草·····	鱼在洋 (42)
初一三班轶事·····	隋 蕾 (54)
猎羊记·····	何晓晖 (65)
蚕·····	周海峰 (73)
“不称职”的妈妈·····	王宝君 (82)
十四只鸡蛋·····	楼飞甫 (89)
小河涨水·····	李发林 (97)
名字的来历·····	刘忠革 (105)
“害群之马”·····	李家诚 (112)
荒草湖上的彩虹·····	楼飞甫 (122)
酸 果·····	刘忠革 (128)
蝥蛸变蛟龙·····	王玉莲 (135)
雨打芭蕉·····	王玉莲 (143)
神奇的“照像机”·····	查洪燮 (151)
一架喷气式歼击机·····	张金栋 (155)

秘密通道·····	傅永健(165)
虎虎和冬冬·····	袁凤影(172)
菲菲的望远镜·····	王娜(179)
两棵梨树·····	袁银波(184)
水鸭·····	丁斌(188)
染红脖儿的小鸭·····	吴克敬(191)
公鸡会下蛋吗·····	郑福荣(197)
兵伢儿·····	鹿天舒(206)
女儿·····	张淑琴(210)
酒奠·····	周竞 霍长军(218)
二叔·····	恒毅(228)
留在蓝天上的歌·····	武振东(242)

撵走的和撵不走的

鱼在洋

高山挡住了视野，泪水模糊了双眼。我呆呆地站在村口，踮着脚尖，朝远处眺望。山呀，你闪开一点，不要横在我面前；眼泪呀，你慢慢流，不要迷住了我的两眼。我要看啊，再看一眼那个小姑娘。她是被撵走的，却留下了谁也撵不走的回忆——

一

那是三伏天的一个美丽的傍晚。西边天上的晚霞红彤彤的。绿莹莹的包谷叶儿也象抹了胭脂。袅袅升腾的炊烟，淡淡的，古老的村庄恰似披了一层轻纱。

被包谷地挤得窄窄的山间小路上，我骑着老黄牛，吹着口哨，悠哉乐哉往前晃着。

“吱儿吱儿”的口哨声，“得儿得儿”的牛蹄声，“蝈儿蝈儿”的虫鸣声，象是一首和谐流畅的山林奏鸣曲。

远处，是茂根叔家的核桃树。核桃结得一疙瘩一疙瘩的。那不，最下头的那个并蒂核桃，正得意地冲我晃脑袋哩！我一伸手，那两个青皮核桃乖乖落到了手里。

突然，背后一声喊叫。我身子一哆嗦，差点跌下牛背。扭过头，唉呀，虽不是茂根叔家的财娃，可比他更让我害怕——

原来，后边站了个穿着裙子的小姑娘，歪着脑袋，仙女似的正抿着嘴笑呢！

我赶紧溜下牛背，连核桃也偷偷撂到了包谷地里。

“你们这儿是万山沟吗？有没有个叫李恒志的？他是我舅舅。”她忽闪着大眼睛，薄嘴唇一张一合。

“嗯……有……他家在我家……西隔壁”。见鬼，我连话也说得结结巴巴。

糟糕，老黄牛也不安生，扭过头去啃吃路边的包谷叶子。我使劲地一拽绳子，它以为命令它回家，迈开蹄子连我也给拽走了。

“喂，你等等，我又不会吃了你。我头一回来，还寻不着哩，干脆，你带我去吧！”

哼，你倒爽快。我心里尽管不大情愿，可人家开了口，我就只好说，“这……走吧！”

我拉着牛缰绳，迈着大步子，想拉她一段距离，可她象影子一样，紧跟着，弄得人脸成了关公。

“你们这儿实行责任制了吗？”

“嗯。”

“这牛是包给你家养的？”

“嗯。”

“这牛脾气不歪吧？”

“嗯。”

“来，让我骑骑，翻山累得够呛。”小姑娘说着，卸掉肩上沉甸甸的书包，塞进我的怀里，抬腿就要往牛背上跨。

这阵儿，我顾不上再“嗯”，忙说：“不行，小心摔下来。”

“没事！”小姑娘撩起裙子，忽的往起一跳，象学生娃子

跳木马似的，谁知牛往前一动，把她“吧哒”摔在地上。她爬起来，并没有拍打沾在身上的泥土，鼓着红得象苹果似的脸庞，踩着脚下的一个土坡，双手往牛背上一撑，箭也似的攀了上去。牛往前一走动，她打了个趔趄，这回没掉下来，她笑了。不过笑得很不自然。我愣愣的站在旁边，既不好强行制止，又不敢热情相助。

“走吧！”小姑娘一拽缰绳，一拍牛背，老黄牛“得儿得儿”迈着蹄子。真够意思，没有耍牛脾气，给我做了脸。

就要望见村头那大核桃树了，我的心跳加快了。那颗“七搂八拏半”的大核桃树下，是村上人们乘凉、吃饭、议事的方地方，也是交换新闻的场所。说不定这会儿坐满了人，老天保佑，千万别在那儿碰上财娃这个长舌头的。在我们这儿，男娃跟女娃说几句话，都能添醋加盐嚼十天半月的舌头，见了今儿个这这架式，老天爷，说不定……

怕啥偏来啥。这不，离那还有丈把远，就聽見树下黑压压好些人。有“稀溜稀溜”喝着糊糊的，也有“叭哒叭哒”抽烟的。财娃远远就叫我：“羊娃，把你媳妇接回来了？”

大人们哄地笑了，羞得我耷拉着脑袋，恨不得有个老鼠洞钻进去。

牛也好象怕踩死了地上的蚂蚁，慢悠悠迈着老爷步，故意要让我听那些刺耳的话：

“狗娃他娘，你瞧瞧，那女子穿的布帘子，腿都露在外头哩！”

“唉，老天神，下边咋不套条长裤子呀！”

“嘻，女娃还骑牛哩。”

出了一头汗，才算走完了这段折磨人的路。小姑娘又来折

磨我。

“你叫羊娃？”

“嗯。”

“你的名字真逗。我叫白玉。”

“嗯。”

“你们这儿人真少见多怪，连裙子也没见过？女娃骑牛也没见过？城里女的还开电车哩！”

“嗯。”

“你咋就会‘嗯’？”

我没言语，心里说，我还能说啥，都怨你，都怨你，让我把人丢尽啦！

二

看着小姑娘进了恒志叔家，我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推开自家的院门，拴好了牛，进到堂屋里。

屋里黑乎乎的，还没上灯，小饭桌上，摆着饭菜，妈妈正忙着端稀饭。爸爸却坐在炕沿上，“啪啦啪啦”拨拉着算盘子。

妈妈埋怨说：“我的老祖宗，吃完饭，再打行不行？”

爸爸连头也没抬，三下五除二，麻利地拨着珠子，嘴里还念念叨叨：“夏天麦子一人五百斤，秋里的包谷也下不了五、六百，哈，我羊娃不上学，又添个劳力，过几年再娶个媳妇，四个硬劳力，咱家就成冒尖户啦！”

妈妈一把夺过算盘，“哐”的放在板柜上。

爸爸溜下炕，“别，别，摔坏了要好几块钱哩！”他一抬头，看见了我：“哟，差点忘了，你丈人家捎话说，叫你这两

天过去一趟。”

我没吱声，端起一碗洋芋糊汤，夹了一筷子萝卜丝菜，坐在门前的大石头上，没有马上动口的意思，困乏的双眼瞅瞅东山，山那边亮起来，月亮从树背后向我露出半个脸，好象笑咪咪的，唉，你哪里知道山里娃的烦恼呀。

不知哪辈子传下来的瞎规矩，小小的男娃就兴定媳妇。我七岁那年，有一天，家里忽然来了好多人，又是煮肉又是做米饭，热闹得象过年，说是给我定媳妇哩。我挺纳闷，媳妇是做啥的？后来，逢年过节，爸爸都要带我去那边，看那个我不认得的女娃，真没意思。这不，我就要升到初三，爸爸不让我上学啦，说是这阵子包产到户，上学是白白把钱往河里濯。

谁晓得咋的，我的鼻子竟酸溜溜的，喉咙眼里也塞进了乱麻，饭一口也咽不下去。

“羊娃——”院门挤开一条缝，伸进来一个和尚头，“快，到洋芋岭看电影去！”

“看电影？”我一乐，来了劲儿，三口两口吃完饭，撂下碗，向正在编笼子的爸爸说是上厕所，一转身溜出了门。

没有比看电影让人乐的啦。不一会儿，大场边上就站了好多娃娃，他们都哄过了各自的父母，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向洋芋岭进发。

这儿离洋芋岭七八里地。明晃晃的月亮也跟着我们走，好心地给我们照着路，大伙儿跟月亮赛着跑。

翻过一架不太高的土岭子，就到了洋芋岭。怎么？黑咕咚咕咚的。一打听，“电影”倒有，只是名字不太好听——“打击白跑路”。

我把一肚子气，全泄到财娃头上。财娃哭丧着脸，灵活的

嘴巴头一问笨拙了，“我……也是听人说的，咋能全怨我呢？”

说心里话，谁个看电影心不切呢？上这种当已不下五回了。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苦处，想看书，难找，想看电视更是没门，电影也是一年半载才有一场。谁不象盼过年过节那么盼着放电影？无论哪儿一放电影，就是翻山爬岭也要赶去看，敢情世界比我们这山沟大，还有那么多新奇的事儿。

往回走的路上，不象来时那么欢势了。我也提不起神来，忽然，一脚踩空，“咕咚”掉到了路边的水渠里。还算走运，渠里没水，只是两只鞋成了泥疙瘩，唉！

三

回到大场上，月亮还挂在东边天上，乘凉的人们还坐在那里，摇着扇子，拉东家长扯西家短。

娃娃们围着我，要我说“古经”。一见别人把我当“书匠”，全都眼巴巴地盼着我张口，不管咋说，我总算半拉秀才，上过两年初中嘛！我心里来了劲儿，也忘了自己那两只泥脚。

我搜肠刮肚想了一会儿，用手把叮在小腿上的蚊子一拍打，才记起一个老掉牙的“古经”：

“从前，有只蚊子，想吸人血，可没有铁嘴，咋办呢？它让铁匠给打了个嘴，但头一个偏偏咬了铁匠他爸。铁匠让他爸臭骂了一顿。他气哼哼找到了那只蚊子，骂它忘恩负义。蚊子委屈地说：‘人那么多，我又不晓得哪个是你爸，这咋能怨我呢？’铁匠一想，也是，我爸又没啥记号。蚊子说：‘这样吧，晚上就让你爸烧艾蒿，我就不会弄错啦。’后来，蚊子一闻艾蒿味，就急忙飞开了。”

说到这里，我看看听众，他们瞪大眼睛，张着大嘴巴，一个小娃涎水流了一拈长。我笑着讲下去，“后来不知为啥，人们都知道了这妙方子，都烧艾蒿，蚊子也分不清那个是铁匠他爸。要不，你看现在，谁家烧艾蒿，蚊子就赶紧飞开了呢。”

哈哈——！娃娃们咧大嘴巴笑，我却故意板着脸，其实心里比吃蜜糖都甜。

“讲的什么呀，胡编！”一个尖细的女娃声音。我抬头一看，是那个骑牛的小姑娘，不知她啥时候也凑了过来。

我狠狠瞪了她一眼。这是我头一次大胆地看她。嗨，月光下，她还挺好看的。

“你说不好，你讲个比这好的吧！”我挑战地瞥她一眼。她撇撇嘴，大大方方地说：“可以呀。”

她打开银铃般清脆的嗓门：“传说有个国王，头上突然长了一对驴耳朵。理发师来理发，他一再叮咛，别出去乱说。理发师答应着，理完走出宫，老觉着肚子里又憋又胀，难受得要命。他本来是个肚子里搁不住话的人，想找人说说，话溜到嘴边又不敢吐出来。没法子，就干脆在河边的地上挖了个大坑，嘴巴伸进里头，美美喊了三声，‘国王长了驴耳朵——！……长了驴耳朵——！’立起来时，肚皮也不憋不胀了，浑身轻轻松松——嗨，原来是话憋的肚子难受。”

说到这里，故意停下来。听众们很想知道以后的事。

“后来呢？”

以前我讲到这精彩处也把话打住，常提一些附加条件，比如让他们把我叫一声“好哥哥”，或者把我背上在场里转三圈。她呢，用眼向周围瞅瞅，又接茬讲下去了。

“后来，谁晓得咋搞的，那坑里长出一株芦苇，风一刮，

那芦苇就摇头晃脑地喊叫，‘国王长了驴耳朵——！……驴耳朵——！’不久，全国人都晓得啦。”

嘻嘻嘻——！娃娃们笑得前仰后合，可不，这样的“理发师”我们村里多着哩！

“你这是听谁说的？”我盘根。

“书上看的呗！我还带来一书包书哩！我给你们拿去。”

白玉跑了回去，有写几个字的功夫，就抱回一摞书。我跟娃们一样，羡慕地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书，象饿了的小娃看到了好吃食。

书可不少，有《儿童文学》，《中学生》，《我们爱科学》，还有《外国童话选》，《十万个为什么》……

财娃在裤子上抹抹手，拿起一本。手指点在嘴唇上沾了点唾沫，小心地翻着，轻轻问：“能让我拿回去看吗？”

“当然行。”白玉说着，给每个娃一本。

四

我拿了本《安徒生童话选》，回到家里。隔壁还传来算盘珠子声。我点起煤油灯，坐在炕沿上，一页一页看起来。

慢慢的，这本书吸引了我，蚊子的叮咬，灯光的暗弱，都好象不存在。

我好似又回到了我上过的山里中学，老师，同学们，那一本本的书……

“羊娃，把灯吹咧！”爸爸的声音打隔壁飘过来。

我塞住耳朵，埋下头，还是瞅书上的字。

“羊娃，”爸爸站在我面前，脸阴沉着，“你看那闲书能当吃当喝？快把灯吹了。不当家不知道油盐贵，一斤油好几毛

钱哩！”

“噢——！”爸爸吹灭了灯，我喘着粗气爬上炕。爸爸临出门又叮咛：“明天早上起来，就上你丈人家去，记着！”

“砰——！”门带上了。我的眼泪骨碌碌滚下来，象断线的珠子。

没办法，第二天我只得照爸爸的“命令”，到丈人家去。在那里窝窝囊囊地干了几天活，忙得我提住裤子寻不见腰。那个女娃真气人，只会纳鞋底，一问三不知。我编了一架子车理由，才被“释放”回来。

真是三天不见，啥事都得翻个个儿。白玉竟替代了我在娃娃们心目中的地位。娃娃们啥啥都学白玉的样，连那些说话也脸红的女娃们，都缠着妈妈，要做既凉快又好看的裙子；那些啥都大大咧咧的男娃娃们，摸着发黄的、沾满牙垢的牙齿，要钱买牙刷牙膏。

你要问个啥，他们动不动就说“白玉说的。”好象白玉的话就没错。白天，坐在核桃树下吃饭，一只麻雀的屎拉在了财娃的头上，我紧张地说：“不好，你今儿有倒霉事儿。”财娃却擦掉屎，不在意地说：“没事，白玉说那是哄人的。”晚上，坐在大场里听“古经”，我故意哄他们：“鬼来了！”自个儿先撒腿跑，可他们谁也没挪窝儿，我好生奇怪，他们却说：“别哄人了，压根儿就没鬼，白玉说的。”

你瞧瞧！

五

这天下午，日头爷象个火炉子，烤得包谷叶儿拧绳子。大人们坐在树下乘凉，摇着扇子，连狗也热得吐着舌头，卧在阴

凉处。

我没那福气，爸爸让我早早赶着牛上坡，快到村口，后边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又是白玉。我皱皱眉头，没言声。

她又问我：“听说这几天到你媳妇家去了？”

“嗯。”

“嘻嘻。”白玉笑着，露出玉石一样的牙齿。“财娃说，你后半年不上学了，为啥呢？”

“我爸嫌花钱呗！”

“我听财娃说你功课门门一百分，保险有出息，不上多可惜呀！”

“嗨，有啥法！山里什么时候能变个样儿呀？”

山脚下有个小水库。还没上坝子，就听见娃娃们的嘻闹声。登上库坝，远远看见，水库里，象煮扁食（饺子）一样漂着好些身子光溜溜的娃娃。

顿时，我浑身也燥热得要命，真想在水里泡一泡。

突然白玉说：“走，咱们游泳去。”

我一下瞪大了眼睛。女娃也要游泳，在我们这儿还是没见过的。

“走吧。”她拉着我的手，我脸一红，赶紧甩开手，跟着她来到水库边上。

那些娃们看来是个女的，赶紧从水里爬上来，三下两下穿好衣裳，撒开脚丫子，一溜烟，颠咧！

一扭头，见白玉穿了件游泳衣，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我赶紧拿手捂上了眼睛。只听“噗通”一声，白玉跳进水里，还一个劲地招呼我下水。

天哪，这真是开世界玩笑哩！我们这儿女娃根本就不游

泳，就是洗衣裳没留神看见了男娃，也捂着眼睛跑开。哪儿还见过男娃跟女娃混在一起，那成啥体统，够笑掉门牙的。

我站在石头上，眼皮也不敢抬，心噗通噗通跳，象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

突然，白玉一下沉了下去，手在水里乱扑腾，哑着嗓子喊救命。接着又不见了脑袋，水里头直冒泡泡。

不好！我顾不上脱衣裳，“咚”一下跳了下去，刚要伸手去捞。忽地，白玉自个儿打水里钻出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冲我咧嘴笑哩。

偏偏就在这阵儿，财娃领着一伙娃们上了库坝，又都捂着嘴跑下去。我心里暗暗叫苦，糟糕，村里准闹个满城风雨不可！

六

果然不出所料，这几天，人们一见了我就指指戳戳，我也不敢到饭场去了。我觉着，我们村上的人跟那位国王的理发师一样，不咀嚼一点没味儿的事情，就会憋得难受。谁说没有无线电，我们这儿的嘴巴比那玩艺儿传得还快。

这天傍晚，我赶着牛儿回到家里。

舀了一碗干洋芋，坐在门槛上，刚要吃，忽听得隔壁恒志叔的说话声：

“白玉，你以后注意些，这儿不比你们城里。”

“这里太封建！啥都大惊小怪的。”

“你再犟嘴，就把你送回去。”

.....

我叹了口气。吃罢饭，点上灯，拿出了那本《安徒生童话